

從作詩機到DeepSeek

周立民

科幻小說裏面的內容，在它發表的年代裏是不折不扣的「幻想」，多年後再讀，那就不一定了，也許就是已經兌付了的預言，是業已降臨人間的現實。意大利作家普里奧·萊維小說集《自然故事》裏面的某些帶有「技術」含量的篇章，以我一個文科生的認知，已覺得不算科幻了。比如《冰箱裏的睡美人》裏面一九五二年出生、一九七五年被用冬眠技術冷凍起來的睡美人，一百四十年在冬眠中，雖然我們還沒有到小說發生的二一一年，但是冷凍卵子或人體某器官的事情，我已聽說過。《自然故事》這本小說集初版於一九六六年，那時候靜電複印機已經用於辦公領域，不過《划算買賣》裏面的「複製機」可不是在紙張上複印，它能複製鑽石、豌豆、蜘蛛，當然也有可能複製人。這不由得讓我想到3D打印技術和生物基因克隆技術。還有《顏值測量儀》中的這個儀器，我認為配上人工智能的人臉掃描儀完全可以給人的顏值打分了……總之，半個多世紀前出版的小說裏讓人張大了嘴驚掉下巴的很多情節，今天已經是白雲悠悠的生活日常了。

卡爾維諾在《初版編輯後記》裏說，《自然故事》用十五個「妙趣橫生的故事」「將我們帶入一個由技術進步的狂潮推動的未來」，他還提醒：「但僅僅將這些作品歸為科幻小說是不夠的，因為故事中還包含諷刺和詩意……」我想卡爾維諾寫下這些時，一定聯繫到萊維的人生經歷——事實上，他的經歷是他不竭的創作源泉：萊維是作家，化學家，還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據說在他所乘的列車上，六百五十名意大利人中，僅有二十名倖存。一九八七年，萊維的人生句號又是自己畫

上的。這是一個充滿故事的人，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有了中譯本，敘述他人生傳奇的《普里奧·萊維傳》有中文版，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翻看。在這個AI時代，我感興趣的是《自然故事》中的《作詩機》一篇。

如小說題目所示，有人發明了可以作詩的機器，替詩人解決了無法按時完成訂戶訂購詩歌之苦。而且詩人對它的依懶性越來越大，不過兩年就有如膠似漆之感。小說裏這位詩人說：「我擁有這台作詩機已經有兩年了。我不能說已經完全接受它，但我已經離不開它了。



▲普里奧·萊維著《自然故事》。

這台機器多才多藝：分擔了我作為詩人的大部分工作，除此之外還幫我記賬，提醒我交稿日期，幫我寫信。實際上，我已經教會了它如何寫散文，它學得很不錯。」記得我小時候曾夢想有一台寫字機替我抄作業，其時打字機尚在人工打字階段，後來有了電腦，語音識別技術，如今的AI真的可以幫我們完成作業了。這可不得了，我看復旦、交大兩所高校趕緊出台規範，不接受純粹AI寫出來的論文，事關學術規範，茲事體大。不過，詩人們向來浪漫有餘，有個中國詩歌網宣布，它們已接入DeepSeek，投稿自動生成AI點評。隨後，還將自動生成繪畫作品，自動生成歌曲。哈哈，什麼都有了，打通了。

萊維的《作詩機》時代，電腦還未走入日常生活，互聯網更屬科幻，語料庫呀，大模型啊，更是聞說未聞。那是一個機械時代，作詩機還是一個可聽話的打字機形態，不過，作家的想像力還是可以的，這台機器使用時，需要詩人輸入主題，調好風格調整器，主題、語體、韻律（行數、音節）、限定詩歌年代，這些搞定後就等着機器在打印紙上吐出詩行了。詩人對於機器寫出來的詩評價是：「天才之作當然說不上，但有商業價值，應付實際需要已經綽綽有餘了。」哎喲，我一愣：這不就是DeepSeek嗎？

在這個剛剛過去的蛇年春節假期裏，我的朋友圈共同的主題就是那個藍色小鯨魚標誌的DeepSeek，它代替了煙花爆竹，撲克麻將，春晚抖音，走親訪友，成為人們娛樂新寵。說「娛樂」，是大家多處在一個玩的狀態。這就不得了，據說有人在家抱着個手機有說有笑，

幾天都不抬頭看老婆一眼；自戀的作家，不斷地讓DeepSeek評價他的作品，一遍「不準確」就兩遍三遍，他興奮地把結論發到朋友圈裏，洋洋得意地告訴大家這是高科技的認同。人們關於DeepSeek的體驗、議論、猜想、暢想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有人說將來DeepSeek開出的藥方，比著名醫生開得都準確，因為它存儲了不計其數的病例。翻譯家說，這東西是重要幫手，並拿它找出了很多前輩翻譯家譯文中的問題。《新民周刊》記者以迎接科學的春天的口脛宣布：「DeepSeek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算力規模，實現足以匹敵美國頂尖AI模型的效果，震撼整個市場。」「一石激起千重浪。DeepSeek讓一眾海外AI巨頭集體『破防』。」這些話如聽夢囈，但有一點我感受到了：DeepSeek，火了，不是一般的火。

那麼，文科生還有出路嗎，尤其是寫作者。萊維小說裏詩人買一台作詩機價格不菲，DeepSeek卻是免費下載，手機可用，隨時隨地。作家、詩人們還能有飯碗嗎？隨興奮而至的是焦慮，高科技帶來的焦慮，也把每個人弄得不得不作深思狀。

作者簡介：周立民，現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著作有《另一個巴金》《巴金畫傳》《巴金〈隨想錄〉論稿》等。

電腦進村(上)



喧暖人生
香寧

錄和分享，才能讓我安心。

這些年斷斷續續參與了一些慈善公益項目和活動，大部分是公司贊助，以員工身份組織和參與。很坦率地說，大部分企業參與慈善項目的時候，總有一絲「功利」之念，比如考慮被贊助團體是否足夠出名，以此提升一下企業的品牌形象，又比如贊助的活動是否已有很多名人大咖加持，以拓展企業的社交網路及人脈圈。在商業社會，有這些想法無可厚非，大部分時候我們總是寬容地想，只要最終的結果是慈善行為得以實現，即是寬慰。只是久而久之，慈善和公益行業也有早有早死，漚的漚死這樣的現象。那些小型的慈善團體和小眾的公益項目，也需要關注和奉獻，需要被看見。

從清華畢業後的老駱一直從事IT行業工作，早在大學期間，他就關注着從鄉村考入的學生群體，那時候學校裏大約三分之一的同學來自鄉村。隨着互聯網時代的興起，城市的孩子們在現代化教室敲着電腦，和世界對話，學習更廣闊的知識，在實驗室操作各類儀器，嘗

試各種物理化學實驗，而鄉村的學生們僅僅靠手中的課本越來越難跟上城市教育的節奏，進入高等學府的比例也越來越低。

二〇一二年是老駱的人生轉折點，他遇上投資失敗進入事業低潮期。剛巧朋友邀請他參加所在基金會資助的鄉村小學之行，在四川大涼山的那幾日，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看到了很多愛心捐贈物資，可那些束之高閣的愛心書籍和教學設備，嘩啦啦來了，捐了，卻沒能真正地「活用」起來，他意識到只有讓孩子們突破自我、調動自主學習的能力，才能主動打開他們眼前的世界。

離開山高氣寒的大涼山回到北京，他下定決心，和志同道合的校友和朋友們創立公益項目，為貧困地區鄉村小學搭建電腦教室。「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全靠口口相傳，尋找愛心企業捐贈二手電腦，運往鄉村學校。他說，幫助鄉村學生借助電腦，更好地學習課本知識，讓學習變得更主動，知識更豐富。

挺好的想法，但我有點不以為然，別人捐錢捐書捐文具衣服，你找企業捐二手電腦，挺好，也就是挺好吧。直到老駱在電話裏緩緩地說，做到了二〇一五年，時間和精力都不夠用了，就把創業的公司轉讓給了員工，全職做這個電腦入鄉村學校的公益項目了。是在那一刻，我的腦子一下子懵住了。我身邊並不認識這樣全職做公益項目的人，於是我聚精會神聽完了他的心路歷程。



藝象尼德蘭
王加

為「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題材。這一炫富的畫種在十七世紀中葉風靡今天的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家。而在海牙皇家莫里茨美術館中，我偶遇了一張「華麗靜物」誕生前的靜物瓶花，由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巨匠老彼得·勃魯蓋爾次子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於一六一〇至一六一五年間繪製的《萬曆瓶中的花卉》。

出自西方美術史中罕見的畫家家族，老揚·勃魯蓋爾無疑是「畫二代」中罕見的佼佼者。「花卉勃魯蓋爾」「絨絨勃魯蓋爾」和「天堂勃魯蓋爾」都是他在世時收穫的綽號，足見其涉獵廣泛的題材與出類拔萃的畫技，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了更具名望的父親「勃老」。身為尼德蘭地區最早開始創作純花卉靜物的藝術家之一，「花卉勃魯蓋爾」的美譽不單是稱讚他對不同花草的精準寫實描摹，也是對其在開創並推廣花卉靜物領域的巨大褒獎。

或許是和十六世紀末在羅馬期間與卡拉瓦喬相識有關，抑或是為了順應歐洲多地掀起的推崇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的「卡拉瓦喬派」（Caravaggisti）潮流，老揚·勃魯蓋爾所繪的靜物瓶花幾乎都採用了一個接近黑色的背景來凸顯畫中絢爛的花卉。作為巴洛克藝術風潮的重要特點之一，強烈的光影對比也被他運用在了相對單

「花卉勃魯蓋爾」的萬曆花瓶

調的花卉靜物中。在《萬曆瓶中的花卉》中，白色的水仙花、淡粉色的玫瑰，以及橙紅色和紅白相間的鬱金香點亮了整幅畫面，成為畫中當仁不讓的主角。相比之下，藍白相間的明萬曆青花瓷瓶則並未加入與花卉爭奇鬥艷的行列，瓶身釉面上的高光亮點巧妙地交代了光源，並沒有金銀器般奪目卻以清雅之姿作為陪襯來「承載」着瓶中明艷的花卉。

要知道，儘管「華麗靜物」題材在西方美術史中普遍被認為誕生於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的安特衛普，但被視為此畫種創始人之一的揚·大衛茲·德希姆（Jan Davidsz de Heem）直到一六三五年才來到安特衛普，距離老揚·勃魯蓋爾完成這幅明萬曆花瓶已過了二十載。無獨有偶，荷蘭女畫家克拉拉·皮特絲（Clara Peeters）也在一六一五年創作的《有奶酪、杏仁和椒鹽脆餅的靜物》繪入了明青花瓷盤。因此，被老揚·勃魯蓋爾和克拉拉同期入畫的明萬曆青花瓷客觀證明了一個事實：雖然當時還未有被細分歸類的「華麗靜物」存在，在西方世界被視為「白金」般珍貴的清雅明青花瓷卻早已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上貿易在十七世紀初的尼德蘭地區廣泛流通至諸位畫家手中了。

需要提及的是，雖然畫中出現了蝴蝶、瓢蟲、蜻蜓，以及有蟲洞的枝葉等具有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虛空畫」（Vanitas）中寓意生命轉瞬即逝的哲學隱喻元素，但老揚·勃魯蓋爾的創作初衷應和虛空主題無關，而是受時代的影響逼真地如實描摹世間萬物。他所經歷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風潮，其核心世界觀是認為自然是上帝啟示的一部分。鑒於此，表現這種神聖啟示的藝術形式也受到社會的鼓勵和重視。畫家對動植物

花卉的真實摹寫，客觀上可被視為對上帝創造世間萬物的研究便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源泉。

不過，老揚·勃魯蓋爾的靜物花卉雖是對花草昆蟲的極致寫實，確非真實的對物寫生，因為他會經常將不同季節綻放的花卉刻意安排在同一花瓶中，進而營造出百花齊放的觀感。此舉或許是為了迎合委約贊助人的喜好，也可能出於構圖和審美上的考慮。他對所有花卉的組合排列也是有講究的，如畫中藍白相間的小花都集中在接近瓶口的底部，盛開的大朵玫瑰和鬱金香則以各種角度示人，在沒有任何重疊或遮擋的狀態下最大限度地展現每種花卉的獨特之美。至於細節，畫家展示出了絲毫不遜於我國工筆花鳥畫、如西方百科全書圖示般的精確性，甚至連花蕊和花瓣上的脈絡紋理都清晰可見，暗藏「花卉勃魯蓋爾」不經意間的炫技之意。至於出鏡的明萬曆青花瓷瓶，反倒更像是用這種珍貴的異域舶來品來「錦上添花」了。



▲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畫作《萬曆瓶中的花卉》。作者供圖

春雪潤高原

近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迎來降雪天氣，雪後高原銀裝素裹，景色壯麗。

新華社



市井萬象



▲一群牦牛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縣境內的草原上覓食。



自由談
張君燕

無畏，讓人心中升起無限的勇氣和希望。誰沒有過心懷夢想、少年心氣滿滿的青春歲月呢？

「難道你還想改變這世界？」「我想試試。」——相信這句看似簡單的對白，打動了無數人的心。經歷了成長蛻變之後的哪吒充滿純粹與

「我想試試」

哪吒說完「我想試試」之後，又自嘲似地說道「我們都太年輕，不知天高地厚」。是的，我們渴望改變世界，可又不得不承認自身的渺小，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不願輕易放棄，想要堅持到底。導演餃子蟄伏十年打磨劇本的經歷，何嘗不是另一種「試試」？芸芸眾生中的你我，都是極其平凡的角色，我們未必能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實也並不需要驚天動地，在每一次挫敗、無助和迷茫之時，能保留「再試一

次」的微光就足以照亮前行的路。一直記得中學時讀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很喜歡其中的一句話：「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世界上所有奇妙雄偉、珍異奇特、非同尋常的景觀，常常在那險阻、僻遠，少有人至的角落。所以，沒有堅強的意志是不能到達的。

這是「我想試試」的另一種詮釋，也是「我想試試」的意義所在。